

苏联
第一个女大使
柯伦泰

〔苏〕埃·明德林著

苏联第一个女大使柯伦泰

〔苏〕埃·明德林 著

赫崇骥 胡汉英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苏联第一个女大使柯伦泰

〔苏〕埃·明德林 著
赫崇祺 胡汉英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270,000字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000册

统一书号：3203·062 定价：1.4 元

译 者 的 话

这是苏联近年来出版的“著名革命家”传记体系列小说之一。该书在苏联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小说的主人公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是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女革命家，是苏联的第一个女大使。她出生在俄国一个富有的官僚家庭，父亲是有名望的沙皇将军，多年出使巴尔干半岛，她幼年随父母生活在位于巴尔干的保加利亚。柯伦泰也是将军唯一的亲生女儿。父女感情很深。但是，在政治上她却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和家庭，放弃了优裕而舒适的生活，毅然走上了艰险的革命道路。本书所描写的正是她少女时代所受的各种家庭禁锢，青年时代在婚姻问题上与沙俄官僚家庭所进行的坚决斗争，选择革命道路所受的家庭阻挠。为了革命，她曾忍受了与幼子分离之苦。她也爱过自己的丈夫，但由于他阻挠她走革命之路就只好与他分道扬镳。本书还描写了她酷爱学习、追求真理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及她与同母异父姐姐所走的不同生活道路；也描述了

她与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夫妇、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著名革命家的会见和友谊，以及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进行的活动；描述了她作为国际上著名的女革命家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丹麦，以及美国等地所从事的革命宣传活动；描述了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对她的迫害、监禁；还描述了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作为人民委员、妇女部长与资产阶级反抗和白匪军叛乱所作的斗争，以及后来她作为苏联派出的第一个商务代表、驻芬兰和瑞典的大使所从事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小说还用生动而形象的笔调描述了她少女时代的魅力，她美丽、动人，巧于打扮，为许多沙皇军官所倾倒。后来，她虽到四十有余还显得特别年轻，好象是二十多岁的女人一样。她勇敢，热忱，坚贞不屈，忠于自己的信念。在革命的征途中，她也犯过错误，甚至还参加过孟什维克。但是，当她发现是自己错了时，就勇于承认并改正。

这是一部描述女大使柯伦泰的一生和她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精神的颇有教益的好作品。

译者

本书主要人物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爱称舒拉） 本书女主人公。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女革命家、苏联第一位女大使。

柯伦泰，弗拉基米尔（爱称沃洛佳） 柯伦泰的第一个丈夫。

米沙 柯伦泰与第一个丈夫所生之子。

德宾科，巴维尔·叶菲莫维奇 革命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陆海军人民委员。

阿杰莉 柯伦泰的同母异父姐姐。

热尼娅 柯伦泰的同母异父姐姐。

斯塔索娃（爱称廖利娅） 柯伦泰的女友。

沙杜尔斯卡娅（爱称卓娅） 柯伦泰的女友。

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爱称塔尼娅） 柯伦泰的女友。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爱称沃洛佳）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目 录

绪言

第一章	两起来访.....	(1)
第二章	生活的起点.....	(14)
第三章	破釜沉舟.....	(32)
第四章	欧洲的纪念碑.....	(55)
第五章	在普列汉诺夫家里作客.....	(74)
第六章	无所作为就不叫生活.....	(80)
第七章	战斗的风暴.....	(90)
第八章	逃亡	(109)
第九章	法尔茨省	(126)
第十章	伪善的英国	(139)
第十一章	希望的时刻	(148)
第十二章	儿子	(167)
第十三章	车轮滚滚	(176)
第十四章	迷惘	(196)

第十五章	好客和不好客的斯堪的纳维亚	(226)
第十六章	宁静的霍尔门科伦	(238)
第十七章	美国	(257)
第十八章	伟大的前夕	(273)
第十九章	为革命奔波	(288)
第二十章	58号牢房	(302)
第二十一章	十月十日	(315)
第二十二章	第一个创造日	(325)
第二十三章	赫尔辛福什的一场斗争	(340)
第二十四章	莫斯科的艰苦岁月	(351)
第二十五章	预言应验了	(375)
第二十六章	清澈而明朗	(392)
第二十七章	她总是周旋不已	(407)
第二十八章	和结尾 美满的晚年	(421)

第 一 章

两 起 来 访

两个身穿印花布连衣裙，外罩敞胸短上衣，扎着红色斜纹布头巾，年轻而苗条的姑娘，正纠缠不休地请求守门水兵让她们去见柯伦泰同志。她俩用恳求的目光盯着这位水兵，终于使这个水兵产生了怜悯之心，同意了她们的请求。两位姑娘这才踏上通往大厅的大理石台阶去找柯伦泰同志。这个大厅有着拱形的天花板和涂着天蓝色油漆的墙壁。大厅里，用毛玻璃做隔板的椭圆形窗口上，还可以看到一块块有粗体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收款处”，“核点处”，“票据收存处”，“出纳主任”，“存款处”等等。这个有着许多窗口的大楼对姑娘们来说并不陌生，只是，进到大楼里来她们还是头一次。城里人照旧例还把这座楼房叫做“亚速银行”。其实，银行早已停业：国内战争一开始这个银行就关门停止营业了。城里的政权和社会体制变化无常。居民们每天早晨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今天城里是哪一個当权？有一段

时期，城市从邓尼金手里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后来又成了马赫诺老爷或“绿林”匪徒的天下；然后又被什库罗将军的队伍占领，过了不久，彼得留拉骑兵又疯狂地来践踏这个城市。而又过了一个星期，在市苏维埃白砖大厦房顶上又升起了红旗。

如同往常红军占领这个城市时那样，红军司令部总是设在“亚速银行”大楼。在安着玻璃隔板的亚速银行大厅里，聚集着许多红军士兵和军官，有的穿着长襟骑兵大衣，有的穿着扣领束腰式军便服，都把领扣解开了，水兵们胸前佩挂着十字形机枪子弹带，还有一些头戴钢盔、身穿军便服的姑娘。因此，出现两个身穿花布连衣裙、扎着红头巾的姑娘，并不怎么扎眼。大家以为，大概又来了两位自愿参加红军的女兵。现在，想必是要去请求德宾科给她们发枪。但是，这两个“新来者”并不是去找德宾科同志，而是问到柯伦泰同志那儿怎么走。一个穿着军大衣、扣着全部扣子的姑娘自告奋勇带他们去。是的，柯伦泰同志在这儿，她刚开会回来。

这位姑娘领着她们穿过几间摆着笨重写字台的银行用的空房间，走进一个长廊，用手指着远处角落里一个关着门的房间说：

“那儿就是。”

两个姑娘轻轻地敲了门，从房间里传出了回答声，“请进，请进”。这时，她俩却非常胆怯起来，因而就没决定马上进去。当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请进，是谁在那儿？请进来呀！”时，两个姑娘才拉开门，走了进去。

柯伦泰坐在靠近窗户的一张办公桌后面，这个窗户朝庭院开着。楼前院中有棵老槐树，树荫正遮盖着这个办公室。屋内靠墙放的一个木制平板长沙发上有一条粗制军毯，上面还放着一个没有枕套的干净枕头。在落满尘土的大理石窗台上放着一把沾满灰尘、失去光泽的铜壶和两个白色的搪瓷茶缸。屋子里光线半暗，天花板上的吊灯落满灰尘，吊灯上还垂挂着一串串水晶珠。在她桌子的一头放着一盏未点燃的无罩煤油灯。

柯伦泰抬头看了看两位来访者，她那两道轮廓清晰的浓眉下的淡蓝眼睛里流露出疑问的神情。这两个腼腆的姑娘好长时间没有开口，还是柯伦泰第一个同她们打招呼，并用手示意她们坐下。她俩坐在了对面靠墙放的两把椅子上，然后就相互以目光示意让对方先讲。

“好，咱们先来认识一下吧，”柯伦泰微笑着说。“你们叫什么名字，姑娘们？”

她俩报了自己的名字：加利娅和舒拉，都在比尔格尔糖厂干活，包糖块。

“那么说，我们算认识了，我叫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仍旧微笑着向她们作了自我介绍。

“噢，您以为我们不认识您吗？”年长一点的姑娘加利娅惊奇地说。“我们曾听过您在群众集会上的报告。我们一听说您来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城，就想马上来见您。而在群众集会之后，就更想来和您谈谈了。”

“想谈什么呢？”

加利娅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姑娘，她开始不大连贯地解释，她们为什么要来找柯伦泰同志。在她们工厂里干活的大多数姑娘都象她们这样。不是年轻人工厂不要，因为干那种活需要心灵手巧。姑娘一多工厂里就有了争论：革命时期可不可以穿得漂亮些，穿漂亮些算不算庸俗？现在应该把变得漂亮些的愿望看作一种羞耻，是这样的吗？有人说，这是背叛革命。这是不是一种偏见？您怎样看呢？柯伦泰同志！

年纪小一点的舒拉打断了女友的话。开始讲述她俩是如何准备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来听柯伦泰和德宾科的报告的。本来，两人都换了衣服——每个人都有比身上这件更漂亮点的连衣裙。但是，突然感到不好意思了：你去听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作报告，却穿得那么好，打扮得那么漂亮，多不好意思啊！考虑之后，就故意穿得差一点了。她们很早就来到人民宫，占了两个离讲台近一点的位置。突然，真没想到！柯伦泰同志竟穿得漂漂亮亮地走上讲台。

您知道吗？舒拉用欣喜而带疑虑的目光看着柯伦泰开始喋喋不休地说，当我和加利娅看到您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说，甚至当你主张世界革命，并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时候，都一样，你仍然要打扮得稍微漂亮一点，是吗？在人民宫时，我们就想到后台去问问您。我们挤到那儿的时候，您已经走了。于是，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我们简直急得要命，多想听一听您的意见哪。

姑娘们简直不明白，柯伦泰蔚蓝色的眼睛为什么突然发亮了，就好象从体内射出了光芒。在那一连串的群众集会

（这已经是一天里的第五次或第七次集会了）之后，她那疲惫的脸庞不知为什么突然流露出感激的微笑。

“是啊，这不是现成的题目吗！”柯伦泰此时思索着，“这个现成的故事真是妙极了。这两个姑娘怎么这样吸引人！她们多么可爱，动人，天真烂漫。在革命时期，女人还能不能象个女人样？就是这种疑虑使她们多么不安哪！”

如若是今天晚上，不如现在就坐下来着手写这篇文章。她想起了曾答应过给哈尔科夫的波德沃伊斯基寄一篇文章的事，而这篇文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写出来，这回有材料可写了，她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我的好姑娘呀，”她温柔地说。“是谁告诉你们的，革命似乎要剥夺妇女打扮的权利？”

围绕这个问题柯伦泰把话题拉开了，正是革命，也就是革命本身，最终会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这意味着，要使女人这个词具有伟大而多方面的意义。你想变得比现在更不引人注目吗？那是为什么呢？原因何在？难道革命的群众集会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吗！打扮得美一些吧！变得越美越好！

“啊，我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上……”

她还没来得及说完处在她们的地位上会怎么样，就又有敲门声了。一个头戴钢盔、身穿军服的红军战士站在门口说：“报告柯伦泰同志，有一位女公民，说是您的亲戚。”

红军战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遗憾地补充道：

“她说，柯伦泰同志是她的姨妈。并要求一定要见见姨

妈。”

“简直莫名其妙，”柯伦泰喃喃自语，“这个城市里不可能有我的亲戚。我会是谁的姨妈呢？好吧，就让她进来。让我们瞧瞧。”于是她转向正在来访的两位姑娘说：“对不起。”

两位姑娘起身告别，走出了柯伦泰办公室，在走廊里遇见一位身穿浅黄色西服，手提白色坤包的阔太太。

“舒拉姨妈，”这位太太一进门就喊道。“您一定会感到惊奇，因为您不认识我……。首先，这是从前还在彼得堡时候的事。天啊，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可是，我就已经爱上您了。您还是那个样子，一直没变，舒拉姨妈。”

“对不起，您是谁？”柯伦泰不解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

“舒拉姨妈……。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我一直都为您感到十分骄傲。而这些年来……”

“对不起，您是谁呀？”柯伦泰又冷淡地问了一句。

“我的姓名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用的是我丈夫的姓。但是，我是您姐姐阿杰莉的丈夫的侄女——拉里莎。”

噢，原来是这样！是自己同母异父姐姐的丈夫的侄女。

柯伦泰不由地回忆起一九〇八年冬天彼得堡一个寒冷的夜晚，当时她发现身后跟着一个警察局密探，需要马上藏起来时，她按响了基洛奇纳亚大街上阿杰莉家的门铃。阿杰莉前言不接后语地说，她自己本来是愿意给舒拉一个藏身之所的。但是不能这样，她不能这样做。她让舒拉理解这一点。

她阿杰莉无权拿丈夫的官运去冒险。就差点没把舒拉推出去，下逐客令了。柯伦泰没等她说完，就转身向外走去，跑呀，跑呀，向塔涅奇卡·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家跑去。

“请坐吧，拉里莎……，对不起，我不知道您的父名。”

“舒拉姨妈，您就叫我拉里莎好啦。”

“那么，你就谈谈吧，拉里莎。噢，叫拉里莎……？”柯伦泰确信这个新认识的外甥女——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显然她是必有所求的。

“我已经说过了，舒拉姨妈，看上帝份上，别叫我的父称吧。”拉里莎把椅子向办公桌移近了一点，用手拨弄着提包，又说了几句关于早就爱上了舒拉姨妈的话，才开始谈她的请求：“您知道，舒拉姨妈，我和丈夫……。我的丈夫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个非常规矩，非常有教养，富有远见的人。他甚至有同情心，真的，他是同情你们的。但是，他和你们在某些方面也有分歧……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说，现在家里有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儿子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小女儿刚六岁。她们住着六间一套的房子。您想想看，两间已经被抢走，住上了一些军人，到他们家来来往往的还有其他军人。这样大门就得整天开着……一句话，这不是生活，这是一场恶梦。

“舒拉姨妈，我知道，只要您说一句话，我们就能从这场梦中得救了。”

柯伦泰站了起来：

“我不能干预这种事情。特别是对于亲戚，更是这样。”

“但是，舒拉姨妈，您还没了解全部情况。我曾对你们的军人说了，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是柯伦泰的外甥女。我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我是柯伦泰的外甥女！而他们还是根本不理。”

“他们不重视这一点是对的。你想指望我——这是白费劲。请你再也不要拿我当靠山了。对不起，你的父称叫什么来着？”

“哎呀，我的天老爷！您就叫我拉里莎好了！舒拉姨妈。对外甥女为什么还要叫父称呢？”她已经明白，大概不可能让柯伦泰干预这件事了。但是，甚至当对方站起来的时候，她还继续坐着。说来说去，他们还算不算亲戚呢？就算是远亲吧，那又怎么样呢？就算这个舒拉姨妈是个女革命家，一个女布尔什维克，那又怎么样呢？她毕竟是个有教养的，没有完全脱离知识界的女人啊，她应该明白！不妨再试探一下……

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又有人敲门了。走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拉里莎不由地抬起头，用目光打量着他的高度。她还不太认识当前红军的官衔，如果摘掉肩章，那就更认不清谁是谁了。来人有一副黝黑的脸庞，络腮胡子，浓密而又乌黑的头发——所有这一切只有那双眼睛除外，使他看起来好象铁铸的一般。这个人整个生命的活力都闪现在他那乌黑明亮、炯炯发光的眼睛里，这双眼睛显示了这一巨大的有机生命所具有的全部精神力量。

“这是巴维尔·叶菲莫维奇·德宾科，”柯伦泰沉着地介

绍道。德宾科略施一礼，并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投去询问的目光。柯伦泰轻轻地向他点头示意，指着拉里莎说：“巴维尔，认识一下吧，我的一个远房外甥女。我同母异父姐姐阿杰莉的丈夫的侄女。一个远亲，对吧！关于阿杰莉我好象和你谈起过……，拉里莎……拉里莎……我还是不知道你的父称。”

拉里莎用法文说道：“亲爱的姨妈，我已经请求您不要用父称了。我们之间为什么还要这种礼节呢？因此，我希望您最终能给我以帮助……”

“巴维尔·叶菲莫维奇不懂法语，”柯伦泰冷淡的警告说，她那少女般丰满的双唇严肃地闭了起来。

您告诉我！当着第三者的面，用人家不懂的语言谈话这是不礼貌的！亲爱的姨妈，我要提醒你，这个人可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对待这种人一切都是礼貌的！但是，然而，您要知道，这正是著名的德宾科吗，就是水兵德宾科！此时不由地让人想起：家家都在谈论的事……柯伦泰和德宾科……拉里莎以掩饰不住的好奇心上下打量着微笑的巴维尔·德宾科。一个相当美的男子。有点粗野的美。但无疑是很美的。回去一定要向自己的丈夫，向所有的熟人讲这个人的样子，这个著名的德宾科的样子。

“我帮不了您什么忙，”柯伦泰截住拉里莎射向德宾科的不礼貌目光，非常冷淡地说。

拉里莎愤怒了。这里已清楚地向她表明，此刻等着她的就是出去。再没什么好谈的了。